



现代温情休闲小说
红舞鞋系列



周佩红 著

长梦不醒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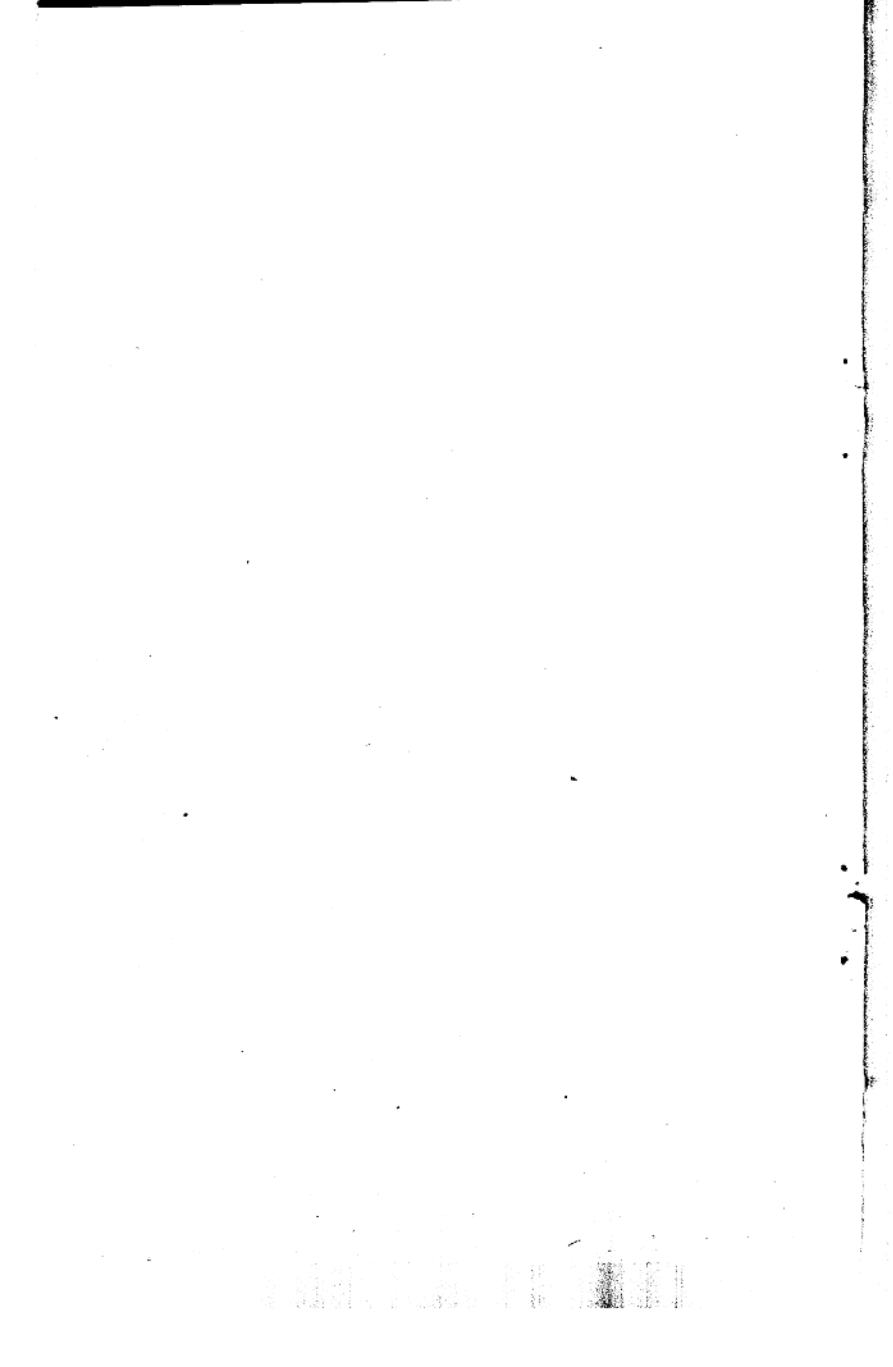
新华出版社

周佩红

祖籍上海，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，文学杂志编辑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已出版散文集、评论集数种，作品亦被介绍到台湾和日本。

雾中阳光

梦之一





引 子

那天上班我迟到了。几乎所有的人都迟到了。一场罕见的大雾，像从哪儿冒出来的水蒸气，弥漫了整座申城。汽车、行人、楼房、行道树，一切的一切，都被包围，变得不同，像被推入神秘的异处。我差不多只能看清我自己。也许这时候每个人都这样，世界的中心就是自己。但我还是慢慢向前挪动。我喜欢这种奇异而陌生的感觉。我想，有什么不同的事情将要发生了。

到办公室不久，有电话找我。是一个陌生的女声，问清我的名字之后，说她想跟我谈谈。我并不感到奇怪。在编辑部，我经常接到陌生人打来的电话，他们自称是投稿者、读者，来查稿件，求教，或购买杂志。偶尔也有没见过面的外地同行，用电话口头通知什么。在心里我已经把这个女人归入这几类。我等着她自报家门，说明意图。可是她竟没有下文，仿佛她等的是我，等我说“好”还是“不好”。我只好请教她的芳名。她沉默了一会儿，慢慢地、像是一边想一边说：“现在



你还不认识我，但你会认识的。你应该认识我。”

她仿佛是说绕口令，又像在打哑谜。但她的声音是柔和的，恳切的。她说，“我对你也很熟悉，或许比你对莲的熟悉程度还要深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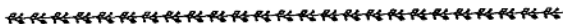
我心里有什么被“咚”地拨了一下。我问：“哪个 lian？你说什么？”

对方说，“当然是那个莲，莲花的莲，你写的。难道你忘了？我就是想约你出来谈这篇东西，这篇《霹雳无声》，还有其他。”她一连说出我的好几篇旧作的题目，然后，不容我表示惊讶，她就说，“明天上午九点，请你去‘梦咖啡’，我在里面靠墙靠窗的桌子等你，请一定来。再见。”随即她挂上了电话，挂得很快，使我没有回话的余地。

放下电话，我发觉身上出了一身汗，是冷的。我的眼前，飞快地掠过一道影子。

我坐下来，想电话中这个奇怪的女人。

奇怪的人，我已经不是第一次碰到了。半年前，就是在这间办公室，我接待过另一个女人。是个年轻女子，长得很清秀，但长头发蓬乱着，像是很久没有梳理，用一根橡皮筋在脑后马马虎虎地一扎，衣裙是时髦的样式，皱得却像脱水多时的咸菜。她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看，对我说，她喜欢文学，喜欢天马行空。接着她说起她的生活，



是怎样的苦闷、乏味、寂寞，她说她一直想向这样的生活挑战，做生活的叛徒。她说的很多很多，语速又快，根本不容我插嘴说话。渐渐地我发觉她的思维在无规则地跳跃，而且语句没有停顿，就像写文章不打标点符号，让我听得上气不接下气。末了，她掏出一叠稿纸，说这是她最近写的诗，请求发表。待她走后我读她的诗，发现与二十年代李金发的诗风相近，不过比“什么一个香的曲径在你心头，什么一个雪的铺张在我笔下”还要难懂。她走后，一个旁听多时的同事伸出食指，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对我说：我敢肯定，她这里，有毛病的。同事从前是一家精神病医院的院长助理。

搞艺术的人，多少有点病——这是我们这个圈子里的人常说的话。说这话的首要依据，就是梵高。他不是几次进疯人院，末了又把自己一只耳朵割下来了吗？而在他的《向日葵》里，每一根线条，甚至阳光，都在激动地颤栗，像愤怒（喜悦、悲哀）至极的人脸那样，变了颜色，变了形。郭沫若当年写《女神》、写《立在地球边上放号》时，据说总要写到深更半夜体温升高牙齿咯咯响才罢笔。想也是的，在世俗生活中如鱼得水的人，总是深思熟虑、样样稳妥的。他们正常，没有偏离。独创的艺术，却往往从偏离起步，在非



常规处营造陌生的宫殿（废墟？）。艺术躲避庸常就像躲避瘟疫一样，反过来说，艺术相对于庸常，也类似一种病毒。我这个杂志社的编辑，十有八九是作家或文学写作爱好者，要是某一天有人神思恍惚说话颠三倒四忘了看稿坐着发呆，我们就知道，十有八九他“犯病”了，甚至还病得不轻。我们中就会有人问他，喂，你写到哪里了？激情、理想、冲动，这些字眼，在我们这儿，就像学校体育室堆在筐子里的旧球，随取随踢。在世俗生活中我们却也是什么都不愿放弃的，一切的现实利益。我们的成熟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几乎同步。我们对什么都看透了，看到根上了，再写的话，就是操练技术活了。我们越来越正常，说起“文学梦”、“作家梦”来，真像是博士生说起中学生的口气和表情。

电话里这个女人，是怎样的呢？她的声音是柔和的、恳切的，但显得遥远，不真实。她说要谈有关我创作的事，而这已是最不感兴趣的了。十九世纪的古典和传统，人们这样说我从前那几篇小说。我听后十分羞愧。这就等于说，你观念陈旧，方式落后，跟不上时代和潮流。也有人批评它们格局小，气象窄，且根本不像小说，至多算有情节的散文。有位写小说得过奖的朋友，更



是直截了当地对我说此路不通，要我趁早掉头。“小说不是这样写的，”他说，“主题？精神？小说和这些有什么关系？关键是故事、语境。小说写到最后全凭技术和策略。没听说‘写散文流的是血，写小说流的是汗’吗？瞧你把人物写成什么样子了，你光说那个什么“豆豆”、什么“莲”怎么美怎么痛苦行吗？你就是把她们的每根头发丝都描写尽了，又怎样呢，故事还是出不来，就像棋下到中盘，大局已定，再怎样落子都于事无补了。”我很伤心，又很委屈，但我没有说这是我用“心”写出来的东西。这是不能说出来的，不然他们会以为你在自我讽刺。用“心”？都什么年代了？现在是非情感化、非抒情化的时代，“后现代”前面都还要加不止一个“后”呢！我一动手写作，这些意见就在我脑袋中打转，像一个个宣布此路不通的警告牌。我写作的激情在慢慢消失。我已经不常做梦。我眼前是一条能一眼望到尽头的路，没有阳光也没有彩虹。现在，这个女人像是从遥远的地方蹦了出来，要来和我谈几乎被我忘记的那些虚构人物、那些流失的梦，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呢？

我走到窗前。窗紧闭着。外面迷雾升腾，包裹着这城市的一切，一切的人，人的梦想，梦想



中的故事。它们离我很遥远。但我毕竟看到了，在以往确凿分明的地方，还有它们。

在我们这座城市，迷雾总是从凌晨开始升起，越聚越浓，到上午九、十点钟开始消散。第二天我赶往“梦咖啡”时，雾已经淡了许多，薄得像半透明的纱，在摸不着的地方微微摆动。我穿过一条又一条马路，就像穿过一层又一层纱帘。就这样，我走进了这个全城有名的咖啡馆。

这个咖啡馆的名称其实只叫“梦”，不过人们一般都叫它“梦咖啡”，是全城唯一二十四小时营业的场所，当然生意主要在晚间和通宵做。我走进进去的时候，看见近门口的桌旁，坐着一个脸色苍白留长发的年轻男子，垂着头，正用手指在一张餐巾纸上不停地划圈，他前面是满满一杯不冒气的咖啡。店堂里面稍暗，深色的落地窗帏遮住了有窗的那面墙。好像还有一两个人，坐在幽暗中。小磨咖啡特有的浓香弥散开来。我抬眼望去，果然，最里面靠墙靠窗的角落，雕像似的，一个女人端坐在那里。

因为背景太暗，我看不清楚她的脸。她似乎没有看见我，脸朝着有窗帏的方向，没有动。我轻轻地移过去，在她对面坐下，“嗨”了一声。她

像被什么惊醒了似的，转过头，望着我。

她的脸是很标准的瓜子型，眉眼相当普通，但是组合在一起，却有一种令人心动而难忘的气质。不是因了那称得上精致的希腊鼻，虽然这样的鼻子常常予以人高贵的感觉（或毋宁说是错觉）。对了，是她的眼睛，它们正对着我，仿佛在向我注视，然而那里面还有某种更深的东西，正与另外的东西遇合，正被那此刻不存在的东西所牵引。不是心不在焉，是所系连之物太沉了，因而无时无刻不流泻不展露。此刻她是安静的，静得像梦中的流水，但她一定狂热过，疯狂过。真的，看着这张脸，我觉得她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，为了她值得的东西。

她对我说话的神态就像对一个老熟人。声音略有些低沉，很悦耳，是失眠人夜半时分愿意听到的柔和亲切的声音。她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我喜欢你的《霹雳无声》，还有你写的这一类的作品，但不喜欢另外一些，冷眼看世界的那些。在那些看起来聪明机智的冷嘲热讽中，有一种危险的情绪，会让你变得冷酷和绝望。”

我没出声。柔和的声音，激烈的内容，和我想象中的一样。她是文学研究者吗？

像是猜透了我的心思，她继续说：“我不是和

你谈理论来的。理论这东西我摆弄它很久了，结果身上的血象被人抽干一样。我也不是来告诉你我有多么多么喜欢你的文字。不是的。你的文字很平常，很朦胧，欲说还休，点到为止，还有更深更重要的内容你回避了。不过它们还是触动了我。就说《霹雳无声》吧，读了几页我就捂住了嘴——你写的那地方，和我从前到过的鼓浪屿一模一样。那是在深夜，读它，我像走进了从前的梦。”

说到这里她停顿了一下，像是要缓和一下心情。

“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那里面的‘我’——对不起，那肯定不是你自己。”她继续说。“那个‘我’，对所有美好的感情，都存了一种观望和怀疑的态度，用一些个词，如‘我不理解’，‘不可触摸’，‘相距遥远’之类，简简单单地搪塞过去，然后故事就没了，就不了了之了。其实故事肯定是存在的，而且惊天动地，你不是不敢写，就是不屑写。依我看，不屑比不敢更可怕。那并不是不值一提的。那很重要。”

她是从截然不同的角度和层面谈论我的旧作。她对形式、技巧可没兴趣。我想她是更切中我这个人的要害的。

“你知道老托尔斯泰病得哪儿也去不了的时候，说过什么话吗？”她问。

“我想我知道。”我说。

“是的你知道，可你就是不说出来，这就是你的风格。你以为这很艺术吗？说出来很让人害怕吗？可是我要说——‘生命的本质，不过是，为了爱。’”

我无言以对。她是这样的敏锐，甚至尖锐。她说得对。

接下去，她把一本大笔记本放在我面前。我的头开始发胀。是不是一个曲里拐弯的铺垫？我的脑中，浮现出另一个女人神经质的脸。

她的声音在继续：

“我绝对没有投稿发表的意思，也不是请你指教。“我想了很久，只有你是适合看它的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想过了，你写过莲、豆豆，还有夏冬这样的人物，你多少触及到了这一类人，它是最适合你读的。”

“然后呢？”

“然后，你也许会写得更值得，哪怕从今以后一个字也发表不了。”

“这对你本人有什么意义呢？”

“我不知道。关于我本人的，我从来不多问为什么，从不权衡什么。我想做，我就做了。我只知道这对我也很重要。”

她是多么矛盾和固执啊。我只好拿过那本黑封面的硬面抄——是最普通的那种，封皮的角微微向上翘，摸上去很毛糙——打开。光线很暗，我只能看出里面写得密密麻麻，字迹大而端正，像一颗颗黑豆子。不过我的视力很好，也有快读的职业经验。这不是日记，没有具体的日期年份。人称混乱。分了很多段落。还有些像信的残片。这是需要在安静的环境下，定定心心读的。

待我合上本子，我对面只孤零零剩了一只空空的咖啡杯。她不见了。

起先我以为她去了洗手间。等了一会儿，她没有来。我走到门口那儿的吧台，向一个打黑领结的侍者要求结账。他说：“哦，七号桌，账结过了。”我问他结账人什么模样，何时走的，他现出惊奇的样子：“怎么你问我？刚走的啊，穿灰裙子、声音很好听的那个，我以为她是电台播音员呢。”他看看门口那个长发男子，补充说：“我们这里，白天尽来这样的人，喏，那是个作曲的，还有一边谈恋爱一边写稿子的，买一杯咖啡，一坐大半天，真把这里当作做梦的地方了。”



我从长发男子身边走过，他的桌上果然扔着潦潦草草的五线谱，黑蝌蚪似的音符，星星点点地游动。他似乎已入无人之境，根本没有注意我。

在我的包里，是那本黑色硬面抄，那些黑豆子一样的字，很重很重。

大街上，雾气已经消散，淡淡的秋日的阳光，正从远处铺展过来。

第一章

“你将梦见一个两撇唇髭中有一撇
是白的、眼睛呈火红色、一只手的手指
甲像玻璃般透明的年轻人，这人正走在
来帝城的路上，你们俩必在帝城相遇
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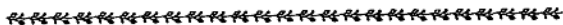
——《哈扎尔辞典》

1

你总在不断地丢失东西。你丢失了很多。现在，去捡拾吧，沿着记忆的小路，从最细小的开始。

生命就是由这些东西组成的。开始是细微的水滴，慢慢汇成水流，一个潭，一条河，最后是海。

你要有耐心。什么也别略过。阳光是宝贵的，泥土未必就没有重量。开始吧。



他们定了沈阳。他们说，这地方值得一去，一圈走下来，稿就齐了。他们对这样的地方情有独钟，对教育——教育成人和职工的教育。一个人长大后，做了社会的成员，他还需要了解、懂得、掌握什么呢？他们就探讨这个。心理构成。应知应会。技能培训。道德责任。人应该永远都不犯错误，犯了就要及时改正。活到老学到老。稳定的细胞。螺丝钉。等等等等，永无止境。他们管这叫理论，还有科学。冬天掉了叶的光秃秃的树干。他们不需要叶子。

我需要。所以他们准备了长长的口头讲演稿，我准备了书。《哈扎尔辞典》，一部关于梦的小说。关于对一个以梦为生的古老民族的追寻。彻头彻尾的闲书，与“理论”无关，工作无关。

你是去度假吗？

为什么不可以。是夏天了。

长长的夏天。

奇怪的地方和事物。巨大的厂房叫“大跨”。龙门铁吊。轰隆轰隆。你一直都惧怕这种庞然大物。技术、钢铁和机器，一是一，二是二，一切都是严丝密缝，紧紧衔接。你只能睁大眼睛，在